

聯合報叢書

日本名家小說選

楊夢周·譯





吉行淳之介・遠藤周作・正宗白鳥・横光利一・芥川龍之介・
谷崎潤一郎・森鷗外・夏目漱石・田山花袋・國木田獨步・

聯合報
叢書

日本名家小說選

楊夢周譯

聯合報叢書

日本名家小說選

著者 芥川龍之介等

譯者 楊夢周

發行人 王必成

出版者 聯合報社

總經銷 聯合報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

郵政劃撥帳戶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

印刷者 世和印刷廠

定價：平裝本一二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第二次印行

有版權・禁翻印

譯者序

楊夢周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明治天皇登基不久，便戮力攝取西洋文明，其目的為期日本能與西洋的先進國家相抗衡，故一切措施，悉以「實利實益」為着眼點。依據當時被譽為思想界先覺的福澤諭吉的想法，這樣大力輸入西洋文明，是跟功利主義以及國家主義相結合的，不過在精神方面，仍然要把重點放在日本的傳統上，只有知識取諸於西洋。那時候，他們不惜把奉行已久的一句口號「和魂漢才」，更改為「和魂洋才」了。

然而，明治初期的文藝，實尚延續着江戶末期的形態，在最初的二十年間，仍未脫離其勸善懲惡的作風。不過這種傾向，由於產業的發達與物質生活的提高，終亦逐漸有所轉變，並產生了新的風格。促進此項具有新風格的新文藝的誕生，則以廣泛逐譯英、法、俄等的世界文學名著為先驅。

依據徐先堯著〔日本近代史綱〕，日本新文學運動的興起，實含有三個主要因素：(一)爲一八八一年的新體詩運動，(二)爲一八八四年坪內逍遙所發表的〔小說神髓〕，以及(三)一八八五年二葉亭四迷等發起的語文一致運動。其中尤以坪內逍遙的〔小說神髓〕一書，殆已震撼了扶桑的文壇，且亦強有力地引導着日本的新文學運動，跨入蓬勃的境域。

在這之前，以儒家思想爲精神支柱的德川幕府時代(一六〇三至一八六七年)，一些通俗小說及以「歌舞伎」(註：日本的一種舊劇)爲中心的輕文學，全給鄙視爲「婦女童蒙的玩弄物」，殊非士大夫層面所應閱讀的東西，而士大夫和武士階層所普遍涉獵的，悉屬漢文的經史子集與漢詩，除此之外，只是一些可算是日本國粹的「和歌」(註：按五、七、五、七、七、七、七共三十一字寫成的詩)，或者「俳句」(註：按五、七、五共十七字組成並須含有時序文字的短詩)罷了。

提出這一篇被目爲新文學宣言——「小說神髓」的坪內逍遙(曾遠譯〔莎士比亞全集〕)，閱博西洋文化，他深以西歐先進文明諸國，對於小說，無不賦予「崇高的藝術」的地位，小說家普遍受社會的尊敬，他認爲必須打破上述蔑視稗史小說以及通俗小說作者的偏見。他主張「小說以人情爲主腦，世態、風俗次之」，小說既是一種藝術，就必須反映人情的本真，因而倡議徹底致力於寫實的途徑。他更呼籲改良日本的小說，促使進步，而期凌駕於西洋小說之上。

整整一個世紀以來，經坪內逍遙所引進的西歐近代小說的理念，其於日本的近代以至現代的

文學，影響殊為深大。在這百年之間，以「私小說」亦即「心境小說」為中心的日本文壇裏，前前後後，確經摸索到於小說藝術上具有特殊風格的東西。

我們知道，從明治時代（一八六七——一九一一）森鷗外的「舞姬」、尾崎紅葉的「金色夜叉」、夏目漱石的「我輩是貓」，大正時代（一九一二——一九二四）被比擬為日本的梅里美、莫泊桑的短篇奇才芥川龍之介的許多名作，及至當前昭和時期（一九二五——）川端康成以「雪國」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為止，已使日本的文學，得到了世界性的肯定。

——日本的小說，實已有其斐然可觀的一面。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三月於臺北市

日本名家小說選 / 芥川龍之介等著；楊夢周譯。--
臺北市：聯合報出版；聯經總經銷，民75〔民76第二
次印行〕
〔5〕294面；21公分；圖像。--（聯合報叢書）
新臺幣120元（平裝）

I. 楊夢周譯

861.57/8646

譯者序

國木田獨步

河霧 3

初戀 17

田山花袋

少女病 25

夏目漱石

十夜夢 47

書信 77

森鷗外

最後一句 97

谷崎潤一郎

刺青 115

芥川龍之介

青年與死

玄鶴山房

齒輪 163

橫光利一

拿破崙與金錢癡

正宗白鳥

戰爭災黎的悲哀

遠藤周作

蜘蛛 243

吉行淳之介

鳥獸蟲魚

263

141 129

209

227

國木田獨步

(一八七一—一九〇八)，詩人。富情感，稟賦穎慧，東京專門學校英語專修科中途退學。逍遙山野，日惟吟誦逸譯。期年再至東京，發刊〔青年文學雜誌〕。中日戰起，從軍爲記者，嗣因新婚妻逃，失戀獨居，抑鬱而歿。著有短篇小說「治源」、「第三者」、「酒中日記」、「女難」等及詩多篇，「河霧」發表於一八九七年，另「初戀」則爲一八九九年之作；其作品最能表現浪漫主義的精髓，因被譽爲自然主義的先驅。



河霧

國木田獨步

上田豐吉離開他的故鄉，大約是二十年前的事。

那時他雖只有二十二歲，當他出門時，鄉黨鄰里無不同申歡祝，並預卜其前途的成功。

把心中所期許的「偉大事業」，描摹在金色濃霧裡的壯麗的宮牆上；他走出古老的城壁之下，連大阪與京都，都不曾放在眼裡，直奔東京。

當故鄉的親朋戚友，獲悉他的平安到達，再度談起他將會成功的時候，只有一個綽號「杉叢鬍子」、本名並木善兵衛的老人，說了如次的話：

「豐吉會有什麼成就呢？五年十載之間，必定臉色發青回來的！等著瞧吧。」

「為什麼？」在場的豐吉的朋友問。

這老人照例捻捻他那雪白的鬍子，只好像是淒涼、好像是悲哀而又好像是存心不良一般笑了
一下，未作任何答覆。

在這兒得先講一些有關這老人的事。單憑稱之為「杉叢鬍子」而他的名字就已通行無阻這一點，那時候，凡是岩××的人，對這怪異的老人，可說是無人不知的。

雖說是因為鬍鬚有如雪花一般白而得到了這個外號，不過他卻是一個略有卑劣性質的老頭，那時已是七十開外，而他的體格仍然頗為硬朗。

不管是誰，看到這老翁默然站在昏暗的杉木叢林蔭影下，那小圓形的眼睛炯炯有光，都會感到有些可怕。不僅是老翁，那個叫做「杉叢」的，在岩××土族（譯註：武士家族）宅第這一帶，老翁還沒有出生之前的更久遠以前，已經就是可怕的地方。經歷幾百年後的今天，在它的中心點，一棵圓周有五個抱圍的杉樹，聳立在並木善兵衛的宅第的一隅，那兒正是荒涼的十字路口。

善兵衛從年輕時期，即為口德不修的人，不獨脾氣彘扭，且好故弄玄虛；年紀愈大，卻愈見其口不擇言。如：

「那傢伙，不久就要蹺辮子啦。」等，雖然道出了有關人身極為不吉利的預言，在他卻滿不在乎的；而這些每都很奇妙地，不幸而言中。說得難理解一點，是具有一種靈活的批評眼；說得老實一點，是天稟的直覺力較為銳利。鄉黨之間愈覺得不可思議，就愈促使他注意起人的氣質與

人的命運等；把這些當做興趣、當做自誇，終至臻於熟練之境。他絕不是卜者。

儘管豐吉跟這「鬍子」之間並無任何交往，而「鬍子」之對豐吉，竟亦做了那樣的預言。

而那預言，在二十年後的今天，卻亦不幸言中了。這個「言必有中」，實還含有三個意義：

「豐吉會有什麼成就呢？」此其一；

「五年十載之間」，此其二；

「必定會回來」，此其三。

我們把「鬍子」用那令人畏懼的黃鼠狼一般的眼睛，從杉木叢林裡，斜睨著世態的情形，說得更詳細些：

豐吉是個好人，也有他的才能，但卻缺乏毅力。不，雖然也具有相當的毅力，不過仍然有其不濟的時運，所做的事，都無法把握緊要關頭，又好像他雖經全力打擊了的一棒，而所得的反響，卻是至為闒弱、遲鈍。

豐吉是個好人，他富於情感，不過與其說是膽子很小，不如說器量差，跟刺水母是同性質的。因此，他失敗也好成功也好，二十年之間，以東京為中心，特以東北地方為舞台，所嚐試的種種事情，如言最終是失敗了，勿寧說是因為精力的源泉早就涸乾了的緣故。

因而他就回到了故鄉。他不是從什麼地方漂泊而來的，是實實在在地回到自己的家鄉來的。

不管什麼時候，他都不會忘掉他的故鄉，即使他是如何的淪落與飄零，總不會像那被沈澱在都城窮巷、視濁醪如命、等同草芥的人。

「鬍子」的「五年十載」，並未言中，因為豐吉是在二十年後纔回來的。然而，這於「鬍子」的「五年十載」是另有意義的，也可以說是幸而言中的；因為豐吉不會是一遇到失敗馬上就打退堂鼓的人，他的性質是屬於非到最後不願罷休的。

那末「杉叢鬍子」的預言是悉數「言必有中」的了。

夏末秋初，九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下午一時左右，有人茫然站立在杉木叢林的十字路口。

是個年紀在四十上下，頭髮斑白，面頰鰲黑憔悴，長臉龐的男子。

穿著汗溼變色並縮水的洋服，藏青的綁腿也褪色了，連草鞋都已破爛不堪；若非京城落魄之客，不可能有如此的情狀。他就是上田豐吉。

二十年後，故鄉的樣子變得相當多。日本全國，任何城壁及市鎮都已更新，只有士族小路依然如故，岩××也不例外。市街那一邊，新型的建築物和燦爛輝煌的百貨商店也已出現，令人覺得這已形成了當今的世面；但士族宅第方面卻恰恰相反，到處是舊都市的殘垣斷壁，充塞著一種不可言喻的沈靜氣氛。

豐吉此刻暫在杉木叢林中歇下了腳，但懦怯的他，落魄至此，雖已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鄉，卻不敢大聲嚷出「我已回來嘍」，也不敢大搖大擺地走過己身生長的地方，更不敢直接回到哥哥的家——亦即自己出生的家去。

他惶恐無措地徘徊著。他踏著夢幻中的步伐，追尋著一樁樁昔時的記憶。誠然，樣子都變了。然而，也有沒有變的。二十年前的，牆壁上的窟窿好像大了一些；這是豐吉的惡作劇，用木棒的一端挖掘的。

不過在豐吉的眼睛裡，道路的寬度，好像較前狹窄了些；樹木雖略增多，但比之往昔，實有無限荒涼之感。蟬的鳴聲，單調得令人昏昏欲睡，陽光無盡期地照耀著，至今，這古老的土族宅第地區，依然一片靜寂，渾似永日沉淪在睡夢中。

周圍樹栽籬笆的盡頭，連接著一道磚牆，牆的上端，紫薇花與碧空相映成趣；這一面牆壁，幾已全被常春藤所掩蓋。旁邊是雙扇的柴扉，橡、梅、橙等庭樹的黑影，正投落在柴扉上；門內植有棕櫚兩三株，那扇子一般的大葉片，隨風搖晃，閃爍著它的光輝。

豐吉抬頭看看名牌，那木板的色調和文字的墨藩一樣陳舊，書寫著「片山四郎」——這是豐吉的竹馬之交。

「還很健好吧？」他想：「大概已經有了孩子了吧？」